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二十回 來去明一笑歸真 感應神千秋顯聖

卻說長老同眾僧齊到安樂堂來看時，並無動靜。只見濟公盤膝而坐，對長老道：「弟子今日要歸去了，敢煩長老做主，喚個剃頭的，來與我剃淨，省我毛茸茸的不便見佛。沈萬法既有了度牒，亦求長老與他披剃了，也可完我一樁心事。」長老一一依從，須臾剃完。忽報說朝官太尉並相識朋友，次第來到。濟公忙叫沈萬法去燒湯沐浴，換了一身潔淨衣服。沈萬法因匆忙之際，不曾備得僧鞋，一時無措，長老道：「不必著急，我有一雙借與你師父穿去罷！」忙取出來付與沈萬法，替濟公換了。濟公見諸事已畢，坐在禪椅上，叫取文房四寶，寫下一首【辭世偈】言道： 六〇年來狼籍，東壁打到西壁；

如今收拾歸去，依然水連天碧。

寫完放下筆，遂下目垂眉圓寂去了。沈萬法痛哭一場，眾僧遂拈香禮拜，各訴說濟公平日感應神通，不勝感歎。

條忽過了三日，眾僧拜請江心寺大同長老，來與濟公入龕。第四日松長老又啟建水陸道場，為他助修功德，選定八月〇六日出喪。

到了那日，眾人起龕，鼓樂喧天，送喪虎跑山，眾和尚又請了宣石橋長老，與濟公下火，宣石橋長老手執火把道：

濟顛濟顛，瀟灑多年，犯規破戒，不肯認偏；喝佛罵祖，還道是謙。童子隊裏，逆行順化；散聖門前，掘地討天。

臨回首，坐脫立化，已棄將盡之局；辭世偈，出凡入聖，自辨無上之度。還他本色草料，方能滅盡狼煙。

咦！火光三昧連天碧，狼籍家風四海傳。

宣石橋長老念畢，舉火燒著，火光中舍利如雨，須臾化畢。沈萬法將骨灰送入塔中，安放好了，然後回去。剛回到淨慈寺山門，只見有兩個行腳僧，迎著問道：「那一位是松少林長老？」長老忙出道：「二位師父何來，問貧僧有何見教？」二僧道：「小僧兩月前，在六和塔會見上剎的濟書記師父，有書一封，鞋一雙，托小僧寄與長老，因在路耽延，故今日才到。」遂在行囊內取出交與長老，長老一看大驚道：「這雙鞋子乃濟公臨終時老僧親手取出與他穿去，明明燒化，為何今日又將原物寄還？真不可思議矣！」且拆開書來，看內中有何話說？

愚徒道濟稽首，上書於少林大和尚法座下：

竊以水流雲散，容易別離；路遠山遙，急難會面。嗟世事之無常，痛人生之莫定，然大地尚全，寸心不隔。目今桂子香濃，黃花色勝，城中車馬平安，湖上風光無恙，我師忙裏擔當，閑中消受，無量無邊；常清常淨，拜致殷勤，伏惟保重。

道濟不慧，鑽開地孔，推倒鐵門。針孔眼裏，走得出來；芥菜子中，尋條去路。幸我佛慈悲，不嗔不怪；煩老天寬大，容通容逃。故折了禪杖，不怕上高下低；破卻草鞋，管甚拖泥帶水。光著頭，風不吹，雨不灑，何須竹笠？赤了腳，寒不犯，暑不侵，要甚衣包？不募化，為無饑渴；懶莊嚴，因乏皮毛。

萬里尋聲救苦，當行則行；一時懶動雀巢，要住即住。塞旁門已非左道，由正路早到西天。一腳踢倒泰山，全無罣礙；雙手劈開金鎖，殊覺逍遙。

便寄尺紙之書，少達再生之好。雖成新夢，猶是故人。長嘯三聲，萬山黃葉落；回頭一望，千派碧泉流。尚有欲言，不能違反。乞傳與南北兩山，常叫花紅柳綠；為報東西諸寺，急須鼓打鐘敲。情長難盡，紙短不宣。

又頌付沈萬法道：

看不著，錯認竹籬為木杓，不料三更月正西，麒麟撼斷黃金索。幼年曾到雁門關，老天重睜醉眼看。記得面門當一箭，至今猶自骨皮寒。只因面目無人識，又在天臺走一番。

松長老看完，不勝歎羨道：「濟公生前遊戲，死後神通，如非自己顯靈，人誰能識？」因將書、靴二物，傳示眾人，那兩個行腳僧，方知濟公已死，驚得呆了。一時朝官太尉，以及相識朋友，曉得此事，無不稱奇，悔恨從前之失禮也。正是：

鐘不敲不鳴，鼓不打不響；

菩薩顯神通，人才知景仰。

又過了些時，錢塘縣一個走卒，來見長老道：「小人在台州府公幹，偶過天臺山，遇見上剎的濟師父，他原認得小人，有書一封，托小人，寄與長老，故小人特地送來。我還有些事，耽擱不得，先回去了。」長老接了拆開細看，是兩首七言絕句：

(一)

片帆飛過浙江東，回首樓臺渺漠中；

傳與諸山詩酒客，休將有限恨無窮。

(二)

腳絆緊緊恨無窮，竹杖挑雲入亂峰；

欲識老僧行履處，天臺南嶽舊家風。

長老看了又歎羨道：「濟公原從天臺來，還從天臺去，來去分明，真是羅漢轉世，故一靈不昧。」走卒聽了，方驚道：「小人只認是活的，原來死了。」吐舌而去。

又過了一、二〇年，淨慈寺的山門傾倒，長老寫了緣簿，叫人四方去化，只化得些零星磚瓦，細碎木頭，不得成功，長老正在煩惱，忽有一范村客人，送了一排大木來，要找濟師父收管，長老不知緣故，因問道：「這木頭是那位善士發心捨的？」那客人道：「就是小客施捨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不知貴客為甚發心捨這許多大木？」那客道：「這些大木，一向幹在山中，已經二、三〇年不得出山，有一位濟師父來化緣，果蒙佛天保佑，一夜山水大發，一山的大木都沖了出來；故此小客不昧善緣特送此一排來，可請濟師父出來收明白了，好勾緣簿。」

長老聽了，忙叫人焚香點燭，拜謝濟公，然後留齋，對客人道：「濟公已作古成佛矣！」客人方知是顯聖，又驚又奇，齋罷而去，合寺僧人無不感佩敬仰。沈萬法一味實修，升至監寺，年九〇三歲而終。自蓋好山門之後，濟公累累顯靈於朝官太尉之家，書難盡載，有詩為證：

黃金百煉費工夫，盡費功夫只當無；

若是此中留得種，任君世世去耕鋤。

評述：

一、走的倦，喝得厭，也該休息了。浪跡數〇年，化個頭陀身，雲遊四海，萬物雖環繞我身，我卻不拘於萬物，我行我素，落得輕鬆，這就是「大修行」。

出家苦，有苦說不出，藏心悶葫蘆，怎得見真吾？不少出家人，患了這個毛病，他們既無這智慧解脫，又缺乏蓮舌法材，故只得困居寺剎，一生自了。目下有人看不慣我這份德性，罵我是獻僧家的醜，那知這個真面目，勝過口中念彌陀。

二、染滿了塵土，死前剃淨，好見祖宗自家古佛，以免三寸氣斷，才被抬屍沐浴，洗個硬骨頭做什麼？道在死前修，莫待死後再為骷髏做功課，問他他不懂？

三、暫向長老借雙僧鞋，過了天橋，這雙渡船再還您。生前肚裏雖裝了不少廢物，一切瀉盡，盡皆歸還，來時空無一物，去時

懶得拖累，盡付一火炷。正是：

六□年來狼籍，東壁打倒西壁；

如今收拾歸去，依然水天連碧。

酒歸酒，氣歸氣，酒化水去，氣不再呼吸。

肉歸肉，色歸色，肉熟火灰，色身終粉碎。

四、死去換個身，誰道我不會再來？寄還了長老一雙鞋，一封慰問書，正是：

借物依歸還，絲毫不相欠；

因果分兩斷，世人仔細參。

五、我走了，濟公「虛名」卻留人間，雖是個瘋和尚，有人為我做經傳，若說比不上釋迦，也勝過一些大德，堪慰堪慰。

六、如今末法之世，「真濟公」太少，遍處皆是「假濟公」、「真濟私」，不少假藉佛名，愚騙愚夫愚婦，自個兒討飯吃，未曾一粒入佛口？真是氣不過我也，故我這沈寂的羅漢顛僧，不忍道德又墮落，宗風無聞，故將沈藏已久的這一壺濟公「醉菩提」打開，將之轉化為無上寶瓶「清淨甘露」，在濟公活佛遊戲三昧傳奇末加上評述，又是對世上「迷徒」的當頭棒喝，也為禪家塗鴉一筆。

善哉！讚我者，知音；罵我者，道友！但千萬不要因為「我」，而忘記自己的「修行」！正是：

誰說濟公假，最怕濟私真；

幻化如水月，當下佛道成。

公案習題：來此做什麼？何時去？